



杨家堂村的慢光阴

高 昌 文图

前不久,我来到浙江松阳三都乡的杨家堂村。杨家堂安卧在一处环形的山坳里,坐向朝西,背东而居。四周群山环抱,一脉清溪绕村。满目绿水青山之间,古木苍然,泥屋错落,土墙斑驳,石路蜿蜒,共同铺展成一片宜人的风景。

进村来,先看到两棵老樟树。树干粗硕,两三人方可合抱。树皮皴裂,像岁月留下的皱纹。它们的根连在一起,如同一片小小的山丘。两树枝丫交缠,相拥相抱,得名“夫妻樟”,已经几百岁了,就这么幸着,守着。风过时树叶沙沙,似在低语悄悄话。空气里浮着清淡的、清凉的樟香,丝丝缕缕,绵绵不散。

此前我看过一幅有名的照片,画面主体是一位老人牵着黄牛、背着草筐从这两棵樟树下走过。正是这幅照片,让这夫妻樟成了网红打卡地。许多远客围在树下拍照,却不知跋山涉水来追寻的梦中田园,原是小村里睁眼闭眼的素常生涯。

古朴的老房子,大都传了好多代。全村姓宋的比较多,都是明代学者宋濂的后人。几经辗转,在这里定居下来。我想起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他写道:“当余之从师也,负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皴裂而不知。”对比我们今天后世子孙安恬优雅的环境,令人颇多感喟。杨家堂村原名樟交堂,估计和村口的老樟树有关联。后来因为敬重杨家将忠勇报国,改村名为“杨家堂”。村名虽冠“杨家”,全村却几乎没有杨姓。

老树身后,繁衍出一整片依山而筑、贴坡而生的人间烟火。像杨家堂这般完好留存至今的古村,现在已经极为少见了,它让人不期而遇、不约而同地,一头扎进鲜活的旧时光里。

沿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拐弯,看见一扇门上挂着“伴山听语”的牌子,便推门进去了。主人姓潘,正坐在天井里泡自制的红茶,见有人来,笑着起身招呼。旁边还坐着一位前来采风写生的北京画家,画家说喜欢这里的光景,已经来过很多遍了,每一次都能收获创作灵感。

人在旅途

天井不大,当中种着一棵

物。虽未到花期,却想见花开时节那满院的幽香。老宅隔断用的是苍黄的木挡板,拼合处榫卯痕迹清晰,严丝合缝。我抬头看那砖土木石结构的门墙,最上方的砖雕花里藏着一个精美的图案,细看竟是几颗星星。这大概是老宅子的先人,种在心头的、一份向往和祈愿吧。潘先生很浪漫,他说,因夫人喜欢弹奏古琴《半山听雨》,便以谐音将自家命名为“伴山听语”。他们原本在江苏宿迁做生意,5年前才回村,把这老房子修缮起来。

此前,我曾见过一些古村落空心化的景象,满目萧条,令人惋惜。可杨家堂村不一样,外出的游子陆续回乡,老宅才有了“活人感”和原动力。“出去多少年,还是要回来的。”潘先生说这话时语气平平的,却让人感受到一份坚定。他告诉我,村里的房子藏着许多古老建筑的门道,连清华大学的教授都专程来这里做研究,并以杨家堂为主题出了一本学术著作,前不久曾送书到村里来。

告别了“伴山听语”,沿着村路往上走。我注意到小巷边的斑驳矮墙上,密密铺着一丛丛风车茉莉。叶子翠绿,藤蔓蜿蜒,正值花期,一朵朵小白花挤挤挨挨,像撒了一把碎雪。那花香淡淡的,若有若无,要凑近了才闻得到。风一吹,那些小风车似的花朵便轻轻转动,仿佛真能旋转起来。墙后边是层层叠叠的老屋,辣椒成串,南瓜成堆,小猫慵懒,小狗安闲,藤蔓缠在篱笆上,墙头偶尔露出一顶戴着花头巾的老大姐,远远就主动打招呼,方言我听不懂,却感受到那份热情与笑意。

石板路旁,特意挖了半尺宽、两尺深的沟渠,沿着山势蜿蜒,清溪流水汤汤流淌。晴天可以补水,雨天可以排洪,先人的巧思,令人赞叹。绕过村里的老学堂,便走到村东头一座木亭子跟前。亭子简单朴素,几根木柱撑起一个方顶,唤作“观景台”。凭栏远眺,整个杨家堂尽收眼底:几十栋明清民居顺山势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墙是黄泥夯的,顶是灰瓦铺的,一栋紧挨一栋,密密匝匝叠成五层建筑群,暗合“五龙抢珠”的格局,顺着山坡往上延伸,每层落差约有两三米,层层攀升,气势顿生。落日刚好



打在土墙和瓦顶上,漾出一层金灿灿的光辉,恍若浮动在绿海中的金色仙山。友人指给我看最中间的地方,那里就是宋氏宗祠,清乾隆年间始建,墙体上镌刻着《朱子治家格言》与《孝经》里的句子,想来都是祖辈的叮咛。曾有作家用外地的著名景点来类比这片风景,但我以为,让小村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和本色,守住泥土气和烟火气,可能更加珍贵和纯粹。

从观景台下来,蜿蜒而行,见到一间现代建筑,门上写着“农家书屋”四字。屋子不大,靠墙的几个书架摆满了书,其中最显眼的是一本关于杨家堂的专著,拿起来翻看,正是那位清华教授写的。书中娓娓道来村子的流年细节与格局风物,字里行间透着敬重,一笔一画都见用心。只是眼下农事正忙,书屋里空空荡荡的。这样好的书,这样好的村子,本该有更多人来读、来看的。

离村时又邂逅一棵老樟,躯干苍劲,枝叶蓊郁。树根旁垒着一个小小石台,台上摆了一个小香炉,炉边还放着几块饼干、几个水果。老樟树就那样静静地立着,带着一股让人肃然起敬的威严气度,守着这方水土,也记着这方水土的聚散。一代代人的身影,它都刻印在年轮里;无论喧嚣还是沉静,它都陪在小村旁边。人们曾经远去,老宅曾经空虚,这老树却一步也不曾挪动。它只是热切地呼唤着、期待着,让那远行的心儿在熟悉的樟香里,辨认家的方向。

竹林摇曳,茶树婆娑,橘子树、柿子树、毛栗树列队为我送行。尽管万绿藏黄,各美其美,但是回程的车上,我一直在想念的植物,还是那棵老樟,心里泛起素淡而悠远的一份牵挂。山径蜿蜒出去很远了,我仿佛还能闻到那股樟树叶子的清香。绵绵的,冽冽的,像慢慢的光阴,陪我找回元气沛然的自我。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赵晏彪

2023年秋天的一个周末,阳光洒进广州一间茶楼,我与《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作家王十月品茗闲谈,话赶着话,聊到了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我说起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推动“中外作家交流营”活动,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外行走。每次活动都会带上几位说中国话的国外汉学家,反响不错。他们写出的文章,风格和语言都和我们不太一样;虽说写的都是中文,但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假如《作品》能开辟一片园地,邀请那些用中文写作的外国朋友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或许别有意味。

十月兄听罢,点头称好,认为这个构想值得一试。就这样,三言两语,一个栏目悄然成形,取名“汉学世界”,2023年秋天启动征稿。从2024年第一期正式亮相到2025年第12期完美收官,整整两年,共刊出25篇文章,题材天南地北,视角各具异彩。读者说新鲜,评论界称难得,汉学界的朋友见了,也纷纷肯定、积极投稿。再后来,中国华侨出版社的编辑嗅觉非常灵敏,看到了这些“亮点”,计划于2026年结集出版。这便是日前问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的由来。

回望过去,十九载与文学与翻译同行。19年,欣慰与遗憾交织,正如翻译本身,总是在“得”与“失”之间,寻找精神的和解。所幸,这一路风景成卷,点滴皆诗。

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亦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成立35周年。彼时,我受邀为该公司撰写的报告文学《译道与文化》正式出版。书中系统梳理了这家机构的成长脉络,既是一部企业的演进史,也是一部聚焦翻译行业、承载文化精神的纪实之作。

2009年,《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相继创刊;2012年,哈萨克文版、朝鲜文版也陆续问世。作为国家级翻译机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承担了这5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工作。杂志社还不定期邀请不同文版的作家、翻译家与汉族作家齐聚北京,举办交流研讨会。通过这种直接的对话,翻译家对作品的理解更加透彻,对作家的创作意图把握得更

为准确。这一模式,我一直坚持实践、不断完善。2015年10月,中译出版社与《民族文学》杂志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此后,一系列翻译出版项目相继实施,包括英文版“五彩丛书”第一辑、“阅读中国”藏族青年作家丛书、英文版《中国报告》第一辑等。

2018年1月,“中外作家交流营”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中国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基

灯下漫笔

金”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作为国家“丝路书香工程·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框架下的重要实践,“中外作家交流营”致力于推动中外作家深入对话,增进国际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助力中国故事在全球更生动、更有效地传播。

同年,借力于“中外作家交流营”搭建的平台,我们与中译出版社、英国查思出版社携手,共同启动了重庆作家王雨的前长篇小说《填四川》的英文翻译项目。2019年7月,由惠·库珀与丹尼斯·库珀夫妇执笔的英文版正式出版。该译本在忠实还原原著情节与精神的基础上,对书中涉及的大量历史背景、地方俚语与民俗风情进行了细致处理,书后附有详实注释,以帮助英语读者跨越文化隔阂。

也是在2018年,“中外作家交流营”的旗帜竖起来后,时任宁夏阳光出版社社长唐晴找到我,建议联手推荐几位国内优秀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给国外翻译出版机构。2019年1月,唐樱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阿拉伯语版由中埃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亮相第50届开罗国际书展,倍受关注。

2022年8月,“中外作家交流营”再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推出王雨长篇小说《开埠》的英文版。该书由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著名翻译家韩斌担纲翻译。《开埠》以同治十三年夏天为起点,讲述夔关监督宁承忠因扣押外国走私船而引动朝野波澜的故事,铺陈出一幅融合地方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壮阔画卷。

2024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协调组织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商务国际部经济事务合作局、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共同推动了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联合采访计划。作家与汉学家组成团队,前往尼泊尔、蒙古国等地,深入走访中国援建项目现场,实地记录海外建设者的真实故事。

2025年7月16日,由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世界汉学中心及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的“作家与翻译家面对面”国际工作坊在青岛举行。来自多国的汉学家、翻译家与15位中国作家,围绕文学创作与译介展开深度对话。多位汉学家对现场作家带来的多体裁作品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作品深深植根于多民族的生活土壤,质朴而鲜活。正如一位汉学家所言:“最能打动我们的,正是那些让我们看见陌生生活、感知新鲜世界的中国故事,它们真诚、生动,并且与我们息息相关。”

青岛“作家与翻译家面对面”活动的成功举办,像是为这段始于2007年的旅程画下了一个温暖而坚定的逗号——文学的远航,从来不是句号。

中国文学“出海”虽已起航,却依然面对浩瀚的海洋。优秀译者的稀缺、出版渠道的梗阻、文化折扣的消磨、市场接受的不确

定性……种种现实,无不在提醒我们:文学的远行,是一场需要耐力、智慧与协作的漫长跋涉。

长年与众多翻译家、汉学家的深入交往与合作,让我逐渐认识到:今天我们探讨的,已进入“文学译介与国际出版”这一系统工程的深层价值建构。这一体系至少涵纳三重境界:一是文学性的重生。译者不仅是语言的摆渡者,更像是精神的接生人,他们所迎接的,是一个文本在异域语境中完整、有呼吸的新生命。二是出版的导航。与查思出版社、新经典出版社等机构的合作经验表明:一部译作在海外是被视为“普通译本”还是“重点新书”,往往取决于它能否融入目标出版机构的文学谱系与美学脉络。三是学术生态的培育。这也是我创办“中外作家交流营”、开设“汉学世界”栏目的初衷:为作品构建可持续的研究生态与阐释空间,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持续燃烧。

基于以上思考,2025年底,我与陕西省翻译家协会共同发起“中国作家与全球翻译家、出版方面对面”系列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平台,促成作家、译者与出版人的深度对话与有机协作,系统性地探索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效路经。

行走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我也逐渐形成并坚定着自己的“两支笔”创作观。第一支笔,是深植于民族土壤的根脉之笔。它汲取五千年文明的养分,书写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肌理、情感温度与文化记忆。这支笔的使命,是让故事生长出不可复制的精神胎记。第二支笔,是眺望人类星空的共通之笔。它的墨色里,融汇着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普遍情感的体认、对永恒命题的叩问。这支笔的追求,是让我们的故事成为世界读者心中的一面镜子,照见他们自身的悲欢与向往。

真正的杰作,往往诞生于这两支笔的交汇之处——民族性赋予作品独一无二的灵魂与面貌,世界性则为其插上跨越疆界的翅膀。这也正是文学译介工作的精义所在:优秀的译者,正是那位能同时读懂并转译这“两支笔”所写就文本的理想读者。他们既能解读字里行间的文化密码,更能捕捉那些跃动于文字之下、属于整个人类的心灵节奏。

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我愿继续做一个点灯的人,以文字为光,以翻译为桥,更以这“两支笔”的自觉为心中的罗盘。在语言的此岸与彼岸之间,在民族的厚土与人类的星空之间,守护那些既扎根深处又照亮远方的表达,让世界不仅读到中国的故事,更透过中国的故事,看见人类共有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系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

丝弦上的江南

张宏宇

周末走进书场,在角落里找了个空位坐下。场子里人不少,却不显嘈杂。忽然,三弦和琵琶同时响起,“铮”得一声,像两块金属相撞,清脆的声音一下子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气弹演员登台后,三弦与琵琶相互应和。琵琶声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三弦声似石入深潭,浑厚低沉。两种声音交织缠绕,既相互较劲又彼此扶持,就像江南水乡中交错而过的两条小船,各自荡起层层涟漪,却又悄然汇入同一道水流。它们共同在空气中织就一种奇妙的韵律,宛如柔軟的丝缎,充盈了整个书场。

吴依软语在丝弦上缓缓流淌,悠扬动人。唱腔圆润柔和,带着独特的韧性。唱词经过江南流水的洗涤,从口中吐出时,如同咀嚼糯米般,黏糯却不拖沓,婉转而不失力道。吴语特有的八声七调在唇齿间流转,每个字都咬得精准清晰、清脆悦耳。这声腔,正是江南水乡的精髓在丝弦上的生动体现。

吴语声调自然起伏,自带歌唱般的韵律。演唱者不必像唱某些北方戏曲那样刻意提高嗓音。在苏州评弹中,声音如春水般悄然漫溢,不知不觉间浸润听者的耳朵,待听者察觉时,早已沉醉其中。这种“糯米腔”,需要将每个字如含糯米般在口中细细品味,才能慢慢渗出温润而富有韧劲的独特韵味。

芒种

马以梦

田埂边,遗落着几穗秧子,在整齐的队列外,兀自青着。像标点,停顿在丰收这篇雄文的

一个气口。

麻雀飞来,啄食散落的时光,它们不关心节气,只关心此刻的饱足。

远处,播种机已开始酝酿新的韵脚,将豆种,点进尚有余温的垄沟——



不辞作岭南人”,我一直认为,这句诗是苏东坡给惠州产品做得最好的广告,而这,也体现了文化的价值。

离开西湖,想到还有东坡祠,于是按导航前去,找到了东坡纪念馆。不巧的是,今天休馆,工作人员不上班。门卫告诉我们,主要展厅锁门了,但可以自行参观。开放式的园区,散布着不同的建筑。拾级而上,陆续看到三贤祠、思无邪斋、东坡居室等。当年,苏东坡来到惠州,不知何日是归期,便在白鹤峰购地数亩,筑屋20间,准备成为惠州的“常住人口”。然而,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好不容易辛苦十几个月把房子建好,才住了3个月,苏东坡又被贬到更远的海南儋州。惠州人为了纪念苏东坡,便将他在白鹤峰的居所改为东坡祠。

眼前的屋舍都是重建的,毕竟是千年前的建筑,能留个遗址,已是万幸。这里保留了一处挖掘出来的遗址,用玻璃罩着,可以站在上面看地基。环顾四周,风光甚是优美。遥想苏东坡,虽然声名极盛,但人生其实颇多坎坷不幸,过得并不如意。古往今来,多少英雄的经历也是如此。好在,人们并不以世俗的一时成败论英雄,先贤们的精神,因此万古流芳,成为今人的宝贵财富。

如今,东坡故居已是惠州的文旅地标之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在惠州写下了五六百篇诗文,给这里留下重要的东坡文化。以此为切入点,惠州这座城市,值得寻访的人文胜迹相信还有许多。

心香一瓣

唱词更是精妙绝伦、字字含情,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将江南的山水风光、市井人情娓娓道来。聆听那弹词,仿佛亲身漫步于水乡之间,看小桥流水,听橈声悠扬,感受人间百态。这声音是流动的水墨,是鲜活的江南,是绵延的文化血脉……

当三弦、琵琶收声,人群散去,书场重归寂静。然而那弦音,依旧在我耳畔叮咚作响,仿佛江南的流水,仍在心头静静淌着。

岁月如歌

